



花格子闲情书吧

你为我生命带来阳光，

而我，看得见你的温柔……

温柔， 只有你懂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左盼盼

温柔，
只有你懂

左盼盼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柔,只有你懂/左盼盼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1.9

(花格子闲情书吧)

ISBN 7-5396-2051-X

I.温… II.左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55419号

温柔,只有你懂

左盼盼 著

责任编辑:徐家庆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巢湖市印刷总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6

字数:120,000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051-X/I·1897

定价:9.0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NAE16/08



第 一 章

有人说,在爱情故事里是没有对错、输赢这些玩意儿!

于写意可是从小这么想。

她一直认为爱情就像是一场赌局,要靠着机智、心思和运气,下对或下错注就看你是否找对或找错对象。下对了注,自然可满载而归,下错了呢,也只好摸摸鼻子走开。

很不幸地,她——于写意,在自己人生中第一场爱情赌局里就赌输了,而且输得一塌糊涂。

于写意无助地搂着怀里的抱枕,情人跑了,她只好捉住一点什么来慰藉自己被掏空的心灵。

两年多的感情就这样没了。于写意不禁感叹,那段校园生活的纯纯恋情,果然在出社会不久后就风化掉了。虽然常听人说校园恋情是很禁不起社会环境的考验,但她心里总存一分“我会是例外的那一个”的想法,所以当近来和对方的约会,甚至电话愈来愈少时,她总是以大家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做理由,不断地安慰



温柔,只有你懂





自己，虽也有一丝预感，也会想如果对方就算要放弃这段感情，也该“礼貌”地通知她一声吧！她自认绝非会死缠烂打的人。

但所有的想法都在亲眼目睹那一幕后幻灭。

或许是老天爷刻意的安排，将一切事情摊开，向来在东区活动的她，因为送稿件而跑到天母，无巧不巧地，却在路上碰见他和一名女子亲昵地手挽着手迎面走来。

当时情境尴尬地让于写意进退两难，说也奇怪，一般女性遇到这种情况，通常都是理直气壮地义愤填膺，不是上前臭骂男友后甩他两个耳光，就是哭着跑离现场，但她却不争气地手足无措，反倒像做错事的人一样。

“写意！”男子起先吃了一惊，随即却又神色自若地问：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听对方语气问得那么自然，一丝愧疚都没有，于写意开始怀疑自己闯进不该来的地方。

“我——我来送稿！”

“写意，好久不见。”一丝甜腻腻的声音钻进于写意耳里。

于写意看着男友手里挽着的女子，没错，她们认识，就从认识男友的那一刻起，她就知道他生命中有一位青梅竹马的红颜知己，不过，她也一直记得，他不断地向她“保证”他们之间的“纯友谊”！可笑的是，她竟然一直相信他！





“啊，是！”于写意连忙低下头，不想再看他们那一丝尴尬、悔意、羞耻都没有的脸，觉得再多看一秒都会脏了自己的眼。

“我还有事要忙，我先走了！”

说完，于写意急着转身要走，却听见身后男子道：“写意，我会再跟你联系的！”

“不，不用！”于写意急忙挥手拒绝，她直觉的不想再和他有任何接触，有一种怕被“弄脏”的感觉。

“有些事还是说清楚的好。”男子仍不肯放弃。

这次，于写意连回答都省了，急迈着步伐离开，像觉得不够快似的，由快步换成小跑步，再由小跑步变成跨大步，最后简直就像逃命般，因为她知道，她必须要逃离现场。

是的，愈远愈好！

当天晚上，不出预料地接到电话，于写意茫然地握着电话筒，耳边传来男子断断续续的声音。

“于写意，你很好，既活泼又可爱，但是她——她比较温柔。”男子道。

温柔？！于写意懵然未懂，她也不粗暴呀！她沉默地咀嚼着“温柔”这两个字。

未等她反应，男子继续道：

“写意，和你在一起很轻松，可是太轻松了，反而像是兄弟姊妹，我想，我一直是把你当妹妹看的！”

于写意听他想以一句兄弟姊妹，就把多年感情一笔带过的话感到不齿，胃里翻腾绞动着被激起的胃



温柔，
只有你懂



酸,她尽力按捺住大喊出:“你会同你的兄弟姊妹又抱又吻的吗?”的冲动。

“写意,你一向明事理,我希望你祝福我们!”

于写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这种寡廉鲜耻的话他也说得出口,她不怪他们也就算了,他竟敢还要求她祝福他们!分明是吃了她的肉后,还要拿她的骨头去熬汤,简直欺人太甚!于写意猜他下一步骤可能还“大方”地提出请自己当女傣相的要求,为维持她仅存的耐力及风度,她连忙将电话挂上,免得自己狂骂出声。

望着沉默的电话机,于写意不知该庆幸还是难过,想起以往彼此闹意气,她挂了他电话后,不论是生气或懊悔,他都会接连不断地再打进来,非把话说清楚不可,而今天,她仍是挂了他的电话,但电话铃声却没再响起。

或许,他还庆幸她的识相吧,免得他再多费唇舌,挂上电话后,就摆脱掉一个包袱,更何况是她自己先挂电话的,他自然更觉得无亏欠。

对着沉默的电话,于写意终于不争气地滑落两行清泪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温柔,只有你懂

※

※



有好一阵子，于写意完全沉默下来，一向在众人眼中神采飞扬、生命力十足的她，一时消敛不少。所幸她刚上班不久，杂志社里的同仁并不清楚她平常的个性，以为她一向就是如此，也就没多加留意。这样反而好，于写意此刻最怕的就是别人关心怜悯的目光，现在那两人毫不避讳，亲密地出现在公共场合及朋友的面前，全世界的人几乎都知道于写意失恋被甩了！

为了避免“关爱”的眼神和询问，一向酷爱朋友的于写意自动消失在人群外，她沉溺在工作里，工作不会管她有没有失恋，够不够温柔，只管她有无尽力。

就这样，于写意靠着工作疗伤，才渐渐熬过那段难挨的日子。但每到星期假日，于写意可就没办法“写意”了！她常努力让自己一觉睡到中午，这样，一天就像过了一半，其余的时间看看报纸、电视，呆坐一会也就过去了！

又到了星期六下午，于写意又开始百般无聊地翻起报纸，于父拿着钓竿走进客厅。

“爸，要去钓鱼了啊！”于写意随口招呼。

“嗯！——”于父看着在客厅闲坐的宝贝女儿，沉吟了一会儿后道：

“写意，要不要陪爸去钓鱼？”

“啊？”于写意从报纸堆里不解地抬头。

“外面天气那么好，再说，年轻人也应该多出去动动，整天待在家里也不好！”于父劝道。

于写意这才了解，原来连自己的爸爸都看不下去

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

※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※

了，开始想替女儿找起娱乐来！她有些歉意地盯着老爸，母亲去世的早，一向身兼母职的他，以前要担心女儿总是往外跑，现在又担心女儿成天待在家里，可真是难为他了。

“爸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平常工作那么累，有假日我当然想多在家偷懒休息啰！”于写意偷瞄一眼仍是满面愁容的父亲，连忙清清喉咙道：“更何况，我等会儿约了人要出去，所以也不能陪你去了！”

“约了人出去吗？”于父忧虑的眼睛一下又亮了起来，“约了谁啊！”

“哎呀，你别管我约谁嘛！”为了圆自己善意的谎言，于写意摆出了小女孩怕羞的要赖神情，站起身半推着父亲出门。

“你赶快去钓鱼吧，要不然鱼被人钓光了我可不管！”于写意不惜使出“恐吓”一招。

一向钓鱼成痴的于父自然也担心鱼儿跑了，但也放心不下自己的宝贝女儿，边走向门边问：

“真的有约了人吗？”

不等于写意回答，门铃的声音响起，于写意先父亲一步开了门，见着门外的人时，她掩不住脸上泛起惊喜的表情，还未及惊叫出声，于父却一副恍然大悟的语气道：

“水云儿，原来是你，快进来坐呀，你们约好要去哪里了啊？”

于写意一听父亲如此问，怕不知情的水云儿泄了

※



底，连忙催赶父亲道：

“爸，人家都来了，你还问什么，还不快点去钓鱼，小心鱼儿们真的不等你啰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见女儿有人来访，于父也就乐得放心追逐鱼群去了。

等于父出门，于写意急将一旁笑吟吟的水云儿拉进门来，笑问：

“你这好小子何时回国的！”

“今天，刚回来，顺道先来看看你。”

于写意望着眼前这酷爱四处旅行的挚友，在学校里，便常利用寒暑假到国内外的名山胜水游历，毕业后，更丢了句要“增广见闻”，连工作也没找，收拾了行囊便到国外浪迹天涯，顶多逢年过节寄来一张明信片。向来只有她可以联络人，没有人能找到她，果真人如其名，是流动的水、飘浮的云。

自高中时代起，一向淡然随性的她和积极活泼的于写意竟结成莫逆之交，委实跌破许多人的眼镜。虽然外界质疑，于写意却知道水云儿是标准外冷内热的典型，外表冷漠淡然的她，其实有颗热烈执著的心，这点于写意却刚好相反，外貌给人感觉积极乐观的她，对于很多事却隔了一段距离去看，很少去执著某件事物，反而常会有冷然而游戏人间的意识。

自然，这两个外貌和人格各有互补的人，不结成莫逆之交都难。

“今刚回来就来看我！”于写意啧啧称道：“若不是

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

你太想念我，就是你听见了什么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水云儿懒懒地问，“方才我见于伯父好好的，你们家还能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以为你是来安慰我的。”于写意苦笑。

“安慰？你有什么好要人安慰的？”水云儿不解地眨动她密长的睫毛。

“我和他分手了。”于写意说出事情经过，“因为我不够温柔。所以，就这样完了！”她做结尾。

“就这样？”水云儿一反常人听完后的悲叹、怜悯，还用“这又怎样”的语气道。

“看来你还希望你朋友更惨似的！”虽明白水云儿一向与常人逻辑不同，但于写意却因自认颇惨的遭遇，没让好友动容而感到愤怒，你知道，就是表演者尽心表演后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掌声而感到的不平情绪，并不是真觉得自己有那么可怜。

“你失业了吗？”水云儿突然问。

“啊？”于写意一时没反应过来，“呵，没有。”事实上，还因为她埋首工作疗伤，沉默而有效率的工作态度甚至还颇得老板赏识而加薪呢！

“那你生病了吗？”水云儿又问。

“没有。”于写意回答，“但那又怎样？”

“是啊，那又怎样，既然你有得吃，有得住，吃得下又睡得着，其余的又怎样呢？”说完，水云儿耐不住长途旅途的疲惫，打了一个大呵欠。

于写意听完水云儿一番“怎样”来，“怎样”去，颇

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



高禅意的话后，心里虽释然不少，却有一丝丝的苦涩，毕竟，“情”字终是难解。

“写意，既然你没失业，那你家应该有床吧，可不可以借我休息一下，我好困喔！”语毕，水云儿又是一个超级大呵欠。

“好，好！”于写意连忙收拾出客房让她睡，这小子，与其说是来探望老友，还不如说是想找“免费旅馆”来的恰当。

拉上房门，于写意捡起沙发上的报纸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进眼里，脑海里响起水云儿方才“那又怎样”的一番话，仔细重新正视检讨那段已逝的恋情，正当她陷入沉思时，客房的门忽然打开，于写意惊然回头，见水云儿揉着眼朦胧道：

“写意，我好渴喔，刚刚太困了，忘了跟你讨杯水喝！”

于写意哑然失笑，又急去倒杯水给这宝贝蛋喝，水云儿喝完水后一脸满足的笑容，准备走回房内继续梦周公时，像是想到什么事突然回身，道：

“我刚才忘了告诉你——”

“你饿了吗？”于写意直觉反应。

“不是！”水云儿可不领会她的体贴联想，白她一眼道，“我说‘那又怎样’里还有一点没补充到！”

“那一点？”

“反正你又不是真的很爱他！”把话说完后，水云儿终于心满意足地进房补眠，完全不理睬呆立在原地

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

的于写意。

是吗？

“反正你又不是真的很爱他！”于写意反复沉思这句话，不明白好友所指的真正意谓何在。

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

水云儿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后，方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。

她摸黑地开了房门，见于写意蜷着身体窝在落地灯旁的小沙发上，小小的脸在及腰长发的遮掩下，越发小的可怜，整个人在微弱昏黄的灯光下，掷出了一环环孤独的影子。

像是听见脚步声，于写意低垂的脸迅速抬起来，发现水云儿后，落寞的脸庞立刻用笑容驱走寂寥，道：

“小姐，你究竟多久没入眠了！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晚餐叫你都不醒！”

水云儿望着墙上短针指在“二”上的钟，讶然道。

“原来这么晚了！天啊，不过这一觉可睡得真舒服！”水云儿煞有其事地道：

“你饿了吗？”于写意问：“要不要帮你下面？”

水云儿低头摸摸肚子，用力地点点头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”水云儿满足地喝口





热汤后问，嗯，可见她还是很“关心”朋友吧！

听她问得那么不在乎，于写意白她一眼道：

“还不是因为你！”

“我!?”水云儿低头看看碗里的面，再看看于写意，十分无辜地道：

“我可没有要求你等我醒来要煮给我吃——虽然很谢谢你，可是——”

“不是这原因啦！”于写意完全哭笑不得，还亏她这老友老说是去“增广见闻”，从国外回来，非但没更聪明，反而更笨了！

“那还有什么？”听到不是为此原因，水云儿很安心地又继续吃面。

“就是下午你那一番话嘛！又说什么我不爱他！”于写意实在弄不懂水云儿话里的意思。

“喔——那个啊！”水云儿趁机又多塞了一口面。

“你快说啊？”于写意追问。

“你还爱他吗？”水云儿突如其来地问。

“啊？”于写意愣了一会，随即摇摇头：

“不，当然，现在不。”

她怎么可能还爱一个背叛自己的人呢？

“其实不只现在，”水云儿沉思道，“就在我出国前，我也一直不以为你真的恋爱了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于写意反驳，“我绝没有抱着玩玩的心理！”

“我不是说你玩游戏，而是——”水云儿想该如何



温柔，只有你懂



正确说出来,“你没让人感觉你是真的‘fall in love’,你懂吗?你一直都没真正跌进去。”

“我并不希望谈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!”于写意澄清道。

“并不是轰烈或平淡的问题,而是单纯就你对他的感觉:你并没有爱他到不可自拔。”

“是,我爱自己比较多。”于写意承认。

“其实爱自己并没有不对,只能说你们是有缘无份吧!”水云儿耸耸肩。

“也或许,是我不够温柔?”于写意想起他的“理由”,试探地问。

“温柔?”水云儿笑出声,“这是什么怪理由,爱没了就没有,当爱消失时,忠厚变迟钝、柔情变依赖,活泼变轻浮,坚强变固执,高雅变孤僻,天真变无知,真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,你还真听他的,更何况何谓温柔?温柔的定义依人而定,像我就觉得,煮面给我的你很温柔,不是吗?”水云儿趁机灌迷汤。

“是吗?我还真托食物之福才沾上温柔的边呢。”于写意自嘲道。

“写意,你可不会就此消沉一辈子吧!”水云儿难得正经关心问道。

于写意微笑地摇摇头。

“当然不会,怎么会为那种人消沉一辈子呢!只是我再也不相信爱情和男人这两样玩意儿了!既然吃了亏,以后自然会懂得保护自己!”

※

温柔,只有你懂

※

※



“写意——”水云儿又眨眨眼，“这样好吗？我只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严重，并不是鼓励你看轻爱情——”

“可是你刺激我。”于写意按抚好友，“大概是我心里一直有这念头吧！这次的经验不过更证实我的想法：爱情就像是一场赌局游戏，全看你机遇和下注的对错如此而已！”说着，语气中添了蛮不在乎的语气。

望着于写意坚定的眼神，水云儿知道自己再怎么说明也没用，只是轻轻吐口气，暗想：“等她遇到命定的恋情，就会知道爱情绝非赌局般简单。”

“别说我了，你呢？”于写意打断水云儿的冥想，“你回家去过了吗？行李呢？还有以后你打算做什么？”

对于写意一连串的问题，水云儿只闲闲地回答一句：

“我打算明，喔不，今天去找房子。”

于写意点点头，没再多问什么，水云儿一向不跟人透露她的家庭状况，这么多年来，她未曾提起过家人情形，也一直都赁居在外，甚至逢年过节，也都没有回去，于写意看不过去，便常把她往家里带，时间久了，连于父都将这漂亮的小女孩当自己女儿看待，于写意也曾不止一次要水云儿搬来家里住，但总被水云儿一句“不自由”给搪塞过去，所以于写意也就不再多提。

“要不要我请假陪你？”于写意自告奋勇。

没料到却换来水云儿一个白眼：



温柔，
只有你懂



“你还不相信我的办事能力啊！”

不知该说是“好心没好报”还是“善体人意”，反正于写意习惯了水云儿这种待人方式。

“不管找不找得到，记得回来吃晚饭，我老爸说明天要为你‘洗尘’！”

“当然。”这一会儿，水大姑娘又一副乐于接受的表情，完全让人摸不清她的标准。

“记得就好。”这回换于写意伸个大懒腰，“我这可怜的小上班族要上床去，不能陪你多聊了，否则明天迟到可就很难看啰！”

水云儿点头表示了解：

“你赶快去睡吧！”

于写意挥挥手道晚安，倒床后几乎头一碰到枕头就睡熟了，第一回，在这近一年来，她第一回睡了个“无梦无情”的好觉。



温柔，
只有你懂



一阵嘤嘤伤心的啼泣。

如此伤心欲绝，就是钢铁心肠也会被撩起不忍的愁绪。

是那个伤心女子？为何如此伤心啼泣？

“别再哭泣好吗？需要我帮你什么？”他心疼地问。

